

宫
小说

宫女子

有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

享誉后宫的传奇，励志青春的弦歌

GONGNUZI

花香◎著

当尚宫娘娘遇到永安大君
她的人生开始转变了，波澜起伏了……

 珠海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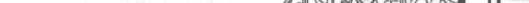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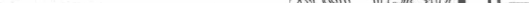
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70 2080 2090 2100


 文部科学省

化香

卷一百一十五

著



珠海

世刊

出版

社

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
 7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



100

150-207016

© 2003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*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* 253: 105–112

 珠海出版社

富女子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宫女子/花香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9. 10
(宫小说系列·第1辑)

ISBN 978-7-5453-0281-3

I. 宫… II. 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63761号

宫女子

花香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8.625 字数: 49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0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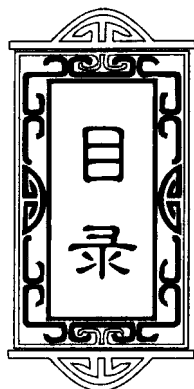
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281-3

定 价: 72.0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001/	第一章	最年轻的尚宫
009/	第二章	宫女最大的丑闻
032/	第三章	诡异的命案
052/	第四章	心悦君兮君不知
077/	第五章	没有香味的花朵
087/	第六章	厚积而薄发
106/	第七章	恩爱夫妻不到冬
149/	第八章	山雨欲来风满楼
193/	第九章	咸兴之路
225/	第十章	月色已如玉

第一章 最年轻的尚宫

在盈盈行过大礼之后，抬首之间我已是中宫殿正七品中赞尚宫，掌管中宫书信，又称为封书尚宫。

这一年我十七岁，是朝鲜后宫历史上最年轻的尚宫。

1

这是春意渐浓的夜晚，内人寝所的院子里，几只虫儿唧唧叫着，使夜显得愈发沉静。我盖着薄薄的被子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而我身旁躺着的高内人，是自幼一块儿长大的同伴，我侧耳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，小心地翻身，生怕扰着她。

这一夜，我是如此兴奋。因为到了天明，我的心愿就可以实现了。细细算来，我入宫已有十二年。十二年前年仅五岁的小女童离开了父母双亲，进入宫廷，经过内人试成为宫女，岁月更替，我已十七岁了。

宫廷有数百如花宫女，我跟她们有着相同的命运。只要进入宫廷，生就只能属于宫，死也只能属于宫。宫女子，无论是后妃、宫女，甚至是打水的下女都是当今主上的女人。

我入宫，是因为家道中落。郑氏家门祖上曾是高丽名臣郑梦周之后，到了太祖开国，名臣变罪臣。幸蒙世宗大王恩赦，予以平反。只是到了如今，空顶着两班的虚名，族中诸人，吃穿用度与平常百姓无异。

宫廷的生活，是比家里要强，每月的俸银，还能贴补家用，若是做到一定的品阶，自然水涨船高。更重要的是，宫女的品阶，在内命府也是一定的官职，这远远超出了当年想要吃好穿暖的要求。我当然是向往的，自进宫那日起，我立志要出仕后宫。

一个宫女如何出仕后宫？不过是两条路。一是能给国王侍寝，那是每一个



年轻宫女的梦想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只有极少数幸运的宫女，能得到圣恩。而更多的宫女，只能走上漫长的晋升之路，于是第二条路就是从内人做起，经过数年升任尚宫，然后年迈出宫，直到终老。

当今主上严宗，年逾七旬。在位三十余年，一生为人严谨，不近女色。后宫除中殿敬妃，嫔御只有恭嫔徐氏、淑仪朴氏。君王迟暮，宫女们于是纷纷侧目于东宫。

东宫未到四十，也算是正值盛年，因主上后宫稀少，东宫除嫔宫外，并未再娶良娣，如有宠幸内人，也只是承恩内人，并未给予较高的名份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年轻的宫女们还是削尖了脑袋，设法到东宫谋差行走，以期接近未来的君王。

这是一条何其漫漫艰辛的道路。于是，当年轻的宫女们争奇斗艳地打扮自己希望能引起东宫注意的时候，我的辛劳付出自然是有了回报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嘴角泛起一阵笑意，这是我做中赞内人的最后一个夜晚。

我将离开内人所，搬到新的寝所。我将有宽敞的居室；将换下粉红的宫装，换上碧绿的唐衣；将解下长长的发辫，挽成厚重的盘发；将会有低阶的宫人向我行礼。在这样兴奋而愉悦的畅想之后，终于睡意袭来，我阖上眼沉沉睡去。

2

在盈盈行过大礼之后，抬首之间我已是中宫殿正七品中赞尚宫，掌管中宫书信，又称为封书尚宫。

这一年我十七岁，是朝鲜后宫历史上最年轻的尚宫。

我的上司是中宫殿至密尚宫吴尚宫，亦是我的恩师。这会儿她严厉的面庞展现出难得的笑容：“从今日开始，你随侍在殿外，听候中殿娘娘的指派。”

我谦卑地低下头：“是，一切但凭娘娘吩咐。”

吴尚宫正欲离去，她突然转回身细细打量了我一番：“只是有些可惜了你这容貌和身段，你最近愈发出落得清新可人。我常常纳罕，为什么不打发你到东宫去，至少也比我这婆子过得要强。”

我微红了脸，小声说道：“奴婢承蒙娘娘照顾，奴婢过得很好。”

吴尚宫不置可否地笑笑，径直离开，她的步伐急促，一如她干练而严厉的



风格。我赶紧迈着细碎的步伐，紧跟其后。

中宫殿又称西正间，位于昌德宫大造殿的西隅，是当今至尊的元配，严宗之正妃敬妃的寝宫。早在我是内人的时候，就在中宫殿当差。

因为身份卑微，是难以在近前侍奉上殿的。如今升为尚宫之后，若中宫颁布教旨，我便能从外间进入内殿，在敬妃的近前笔墨侍候。这在宫女中，是难得的荣耀，就算是尚宫里，也是难得的美差。由此，我对这位内命府至高无上的主子，也开始有些许了解。

敬妃与主上的年纪相仿，她今年已过六十五岁，与主上少年结发，情分很深。女子到了这个年纪，自是满头白发，青春不返。

我曾悄悄窥探过敬妃的容颜，虽然满是皱纹，但她的五官长相还是很端庄的，想必年轻的时候，也有一张圆润而饱满的脸，柳眉细眼，谈不上倾人城国，却也是清秀的。

更难得的是，敬妃偶然抬首，瞧见我在打量她，此亦为大不敬。她只是轻轻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柔和而并未有苛责。我紧张地赶紧低下头，脸涨得绯红，她却只是和气地说道：“虽然穿着尚宫服，这个年纪还是孩子呢，你也别太拘束，我这上了年纪的人，也不会朝打暮骂的，今天叫你来给我写封家书。”

我暗暗松了口气：“奴婢惶恐，多谢娘娘不罪之恩。”于是，轻巧地打开文具匣，铺开宣纸，研墨提笔，静待吩咐。敬妃虽然身份尊贵无比，她在宫廷的生活也是寂寥的，每日给王室和族亲撰写书信是身为中宫殿必须遵循的礼法，亦是消磨时光的方法。

听吴尚宫说，敬妃年轻的时候，总是亲笔书信，以示诚心，如今她年岁已高，方召封书尚宫，故尔中宫殿有了这个空缺。

她倚靠在柔软的背枕上，抱着双手，长袖内似乎有念珠轻拨的声音，伴着她柔和的声音娓娓道来：“永安吾儿，为娘服用你日前进奉的汤药，风火眼疾之症已安好，此孝心可嘉。

“时逢夏初，素知你怕热，特赐大明皇室赏赐的江南贡缎数匹，予你戴衣，此衣蔽体，如母怜儿，端午佳节，盼入宫一聚。”

我一一记下了，并重述了一遍，她沉吟地说道：“你将书信交予吴尚宫就好，不必对人提起。”我自是乖巧地点点头，捧着书信缓缓退出内殿。



就在我正要退出内殿殿门的时候，敬妃突然说道：“且慢。”

我赶紧走上前：“中殿娘娘请吩咐。”

敬妃坐直了身子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对了，我适才想起打发吴尚宫到大殿去了。不如，你领了对牌，替我走一趟，将书信及礼物送到大君府。”

听到能出宫，我的心中十分激动，微笑着：“是，奴婢一定尽心完成娘娘交代的使命。”敬妃从一旁的案几上拿出早已包好的布匹递给我。

敬妃如此珍重，我暗暗想到，早就听说敬妃素来疼爱幼子永安大君，如今一见果然不假。当今朝鲜王室，严宗与敬妃育有三子一女。长子早殇，长女仁平公主出嫁多年，次子一出生，就封为世子，即东宫殿下。敬妃于晚年产下幼子，封为永安大君。晚年得子自是百般宠爱，听说为着大君年长出宫之事，敬妃曾多次恳求严宗，准予其留在宫廷。

于是，我将书信小心折好，封于信封内，并将书信怀揣于中衣。敬妃方放心地点点头，临别前她依旧是和气地说道：“我要是没记错，你姓郑是吧，郑尚宫这就办差去吧。”

挽着包袱刚退到殿外，就有中宫殿上赞内人杨内人给我送来对牌。她是伺候敬妃茶水的至密内人，中宫殿上上下下的尚宫、内人、仆人最是勤谨的，这多是缘于吴尚宫严厉的调教。

杨内人递上对牌：“郑尚宫娘娘，这是出宫的对牌，此刻为巳时，宫门外给您备了轿子，请您在酉时前回宫，过了酉时宫门将关闭。”

我未曾多想，满心欢喜接过对牌，却从不曾想今日出宫，会改变我一生的命运。坐轿子要如踩在云端，轿中的人坐着才舒服。我的心情，此刻何尝不是飞入云端呢。

掀开轿帘，就这样出宫了。宫外官道上人来车往络绎不绝，有达官贵人，也有走夫贩卒，还有穿红着绿、头戴纱帽的艺妓，扶着丫环，扭着水蛇腰，引得满条街人争相观望。这不就是我记忆中汉阳的街景吗？

那是十二年前入宫前最后的景致，我深深地吸了口气。宫廷的空气是清新



而冰凉的，而宫外的空气是嘈杂和喧嚣的。到底是少年心性，我已揣度着，若去完永安大君府邸尚早，便想一路赏玩回宫。

大约走了一个时辰光景，就到了永安大君的私宅，其实永安大君府邸就在宫廷正对面仁王山脚下。郁郁葱葱的庭院，青瓦白墙，十分雅致，府上奴婢仆人稀少，适有大君府管家上前：“这位尚宫娘娘，可是吴尚宫娘娘打发出宫来的？”

我微微行了礼：“我姓郑，因吴尚宫娘娘在办差，故尔中殿娘娘打发我走一趟，给大君送书信及礼物。”管家望着我手上提的包袱，叹了口气：“原来如此，郑尚宫娘娘，真是不巧，大君才出门去了。要不，您把书信及礼物交予我吧！”

我抱着礼物有些迟疑，想着大妃十分慎重，只得说道：“大妃娘娘希望大君务必带回口信，我还是在这里等等大君吧！”

大君府的管家，其实是个年轻小子，年纪不过二十六七岁，并非是一般官宦人家的糟老头子管家，这倒令我有些意外。他见我执意如此，便领我到西厢房宴客厅等候，沿路他说道：“小人姓朴。”

我微笑着：“朴管家。”

这朴管家个子矮小，长相不雅，那尖脸小眼在我看来虽然聪明却十分小气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远远瞧着还有些刻薄，但他为人却十分非热情：“小人未曾见过像娘娘这样年纪的尚宫娘娘，真是难得。”

4

坐定后，我一面淡淡地说道：“过赞了，我不过是替娘娘掌管书信的封书尚宫而已。”一面打量着宴客厅。所谓宴客厅是一壁敞向庭院的抱厦，放着案几小桌，可望见满园子的兰花，此时兰花初绽，香远溢清，可见这永安大君，也是个有情操之人。

我嗅着花香：“大君花园的景致，比起宫廷御花园，别有一番风景。”朴管家立于廊前：“可不是嘛，未曾见过像我们大君这样风雅的谦谦君子。”

我也是近年才调到中宫殿，并不曾见过永安大君。只知这永安大君曾出使明国，在明国多年，前两年才回到朝鲜。因结发妻子早逝，身披重孝，鲜少有进宫。朴管家将我安顿好后：“小人还有些事物需料理，这里备有茶水、果饼，



郑尚宫娘娘稍坐。”

我笑着目送林管家离去。坐着也是闲来无事，这里瞧瞧、那里望望，百般无聊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瞧见抱厦的小间有幅字画，走近一看，原来画的是一幅兰花，尚未提字，也不曾装裱，想是随意之作。这画上的兰花十分娇柔，比之庭院的兰花，更柔弱三分。见一旁砚台里，笔墨未干，便提笔写道：

“见山堂里小春寒，觞政诗囊甚有欢。重客分明知小李，美人自在写猗兰。直须博都去纫佩，只欠香来劣可餐。菊蕊一枝光洒落，不妨人作易芳看。”

写完字，放好笔，我拿着字画把玩起来。心想这回是完整了，字中有画，画中有字。在宫女中，因我自幼学习读书写字，又喜欢看些旁学杂书的，也算有见识的，若非如此，如何能在中宫殿做封书尚宫。

比起写枯燥的条文，我心底是更喜摆弄这些诗词的，当我沉湎于此小情怀中，却不知脚步声近，直到朴管家说道：“郑尚宫娘娘，大君到了。”

我慌忙站起身，字画落于地上，低着头：“奴婢给大君请安。”说罢，又跪下了，双手横在额前，弯腰行大礼。永安大君席地而坐，拾起字画，一面看字画，一面说道：“起来吧！”我方退坐到一旁，见他认真瞧着这幅字画，心下十分不安，情知这字画应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永安大君看完字画并未多言，只是将其放在一边，他的声音十分平常：“慈殿娘娘托你带的书信呢？”我从怀中掏出书信呈于永安大君，他拆开书信迅速浏览一番，末了，又扫了两眼字画。

之后，他将信依旧折好，我又将包袱递上，他示意朴管家上前接了，才向我说道：“你带口信给慈殿娘娘，我于端午进宫一叙，给慈殿娘娘请安。”

我方抬首答是，这一抬首，看到一张白净的脸。这张脸，在初见时并不曾打动我的心，永安大君的长相与中殿娘娘十分相似，白净斯文，是女子喜欢的男人的面相。

他的目光深沉，并无表情，十分有威仪。虽是不苟言笑，不知为何，我却不曾有惧意。他的眼神闪过一丝诧异，兴许是因为我这样看着他，多半女子见着他，都十分惶恐吧。

倒是他不太自在，轻轻别开脸望着满院子的兰花。我又犯了喜欢打量人的差错。先是敬妃，后是大君，幸好这对母子是和气的，都未曾愠怒，便起身说告辞：“奴婢先行告辞了，愿大君您万福。”



这一幕是如此真实。多年后，我还想起这兰花边的遇见，而你却永远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，直到你失去的时候。而更加真实的是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，直到他到达的时候。

5

我坐上轿子，事情俱已办妥，便盘算着如何游玩一番。轿子出大君府邸上了官道之后，我命轿夫停轿，打发了零钱给轿夫，命他们先行离去。走在路上，我伸开双臂，十二年来，第一次有如此自在的时刻，在宫廷里就连呼吸，俱是敛声屏息的。

我兴奋地转圈，不料却引来路人纷纷驻足。我摸了摸厚重的盘发和碧绿的唐衣，我这身尚宫的装扮，是如此打眼。

朝街市望去，寻了间裁衣坊，买了身绸衣换下唐衣，重新梳了发髻，往汉江边一照，碧水荡漾间映出我明净的面庞。我会心一笑，小心包好唐衣，挽于手中，逛起汉阳的街市。

街边有很多贩香包、簪子等女子饰物的货郎。一位老伯说道：“姑娘生得这样好看，挑根发带吧！”我笑吟吟地走上前，石榴红染就的发带在风中轻扬，发带的一角绣着各色花样。有桃花、梅花、莲花，我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终于翻到一根绣着兰花的发带。其实我素来喜欢梅花，不知是不是今日在永安大君府看到兰花之故，竟然选了这根兰花的，又替小姐妹高内人挑了根绣着莲花的发带，她素来喜欢莲花的。

我匆匆将发带绑于头上，正要离去，身后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：“姑娘，你的发带松了。”

转回身看到一位穿着黑色绸衣的女子，刹那间，我只觉眼前一亮，感到有一种别样的风姿秀美。那女子生就两弯细细的远山眉，一双美眸流光转盼，是如此眉目盈盈，美得摄人心神。

她轻启粉淡的樱唇，虽无笑意，却透着和善。我摸了摸头上的发带，正要答谢，女子身后走出个俊郎的男子，他的身量十分高，低下头，目光眷恋地望着女子，轻抚着那女子的柳肩：“弦月，快走吧，车还在等着呢。”

那女子原来名唤弦月，弦月是新月初上之意。只见她牵动了嘴角，算是微



笑，慢慢转回身，倚着那男子的怀抱款款而去。真是一对璧人，女子清秀男子俊郎，大概戏文里的才子佳人就是指这样的。我心中泛起一阵涟漪，好生羡慕。

在寂寂的深宫里，除了主上与东宫，再不曾有男子，其余的便是宫女子、内侍，绝不会有如此美好的青年男女。主上与后宫的恩爱，如何能与这样一对情深意长的恋人相媲。我那颗荒芜的心，分明听到一股破土而出的声音，原来我亦如此向往，在期许那样美好的爱情。

望着远去的一对璧人，目送着他们坐上马车，思绪缱绻，不知怎的，眼前突然有一道光亮，我忙走上前，竟是一条银色的项链从车上掉落下来。想是他二人掉落的，我拾起项链追赶，却如何也赶不上。

心内也只有感叹，手抚着这银色的项链，不禁十分好奇，未曾见过项链上坠子的形状，是银十字架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项链呢，虽然别致，但不好看，怎么会挂在脖子上呢？

也不知何时才能再与弦月相遇，我将项链小心装于荷包。一直以来，以为缘分是长长久久，是莫失莫忘、不离不弃，有时却不知缘分也仅仅是一次邂逅，比如与弦月，此生我就仅见过她这一次，这就是所谓的一面之缘。

她身旁的男子，当时我并不曾在意的那个人，却成了我人生中一件伤心的事，而我是在最后才发现。

第二章 宫女最大的丑闻

这些宫女们真是放肆上了天，上头竟然是男女交合的情景，真够大胆呀，死一百次一千次都有余了。丑闻，在我宫廷生涯里，这里宫女最大丑闻。

6

此番出宫办差，自是赶在酉时回宫，并向中宫殿复命。敬妃听到永安大君于端午进宫的消息，心情十分愉悦，直赞我事情办得妥当，打发我歇息去了。

如今我已搬到尚宫们集中居住的殿阁。因我的资历最浅，便住在尚宫院里最下处的偏房。但这于我已经是满足了，独立的寝室由屏风自然隔断成两间，外间可用于会客，里间用于安寝，还有一排长长的壁柜，放置衣物杂什，比起两人共用窄小的内人处所，当然舒适极了。

我解下盘发，欲打水洗脸，便有汲水婢将烧好的热水放于房门前。我拉开门，笑着接了，拿出棉巾仔细地擦脸。彼时，弦月东升，一看到弦月，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双眉眼盈盈的脸，一张令女子都心动的脸。我望着水盆里的倒影，抚摸着自己的面庞，不禁低垂了眼。在宫里人人都说我生得花容月貌，可跟今天遇到的那个女子相比，终究是逊了一筹。世上的美人，就如春天里不断盛开的鲜花，一比拟就知艳丽娇姿。

洗罢脸，我端着水盆出去倒水，刚出院子就被撞了个满怀，水洒了一地，我捂着胸口一瞧，原来是高内人：“你这丫头，吓了我一跳，怎么这样急？”

她的面庞嫣红，额头上沁着细细的汗珠，小巧的下巴因为紧张而抖动着。她拉着我慌张地问道：“你的屋子在哪里？”我只得牵着她的手进到我的寝所，刚入内，她“砰”地一声紧紧关上门，大口喘着气。我越来越觉得她今天的行为怪异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告诉我。”



她咬着唇，双眼怔怔地望着我：“无论是什么人来这里找人，你千万别让人进来，更别说看到我。”

彼时，就听见院子里嘈杂的声音，我一时也没了主意，慌忙中拉开里间的壁柜：“你且进去躲躲，不论什么事情，都别出来。”说罢，我急忙解开衣襟，脱下唐衣，抖开被褥，盖上被子，刚躺下就听见敲门声，我欠起身，“谁在外头呀？”

门外传来高调而尖细的声音：“郑尚宫，我是监察尚宫，请把门打开。”我硬着头皮拉开门，监察尚宫权尚宫身量虽小，可是气势很足，声音虽然尖细却很有一种穿透力，她的一双眼睛在我身上转溜：“天色这么早，郑尚宫如何就歇息了？”

我揉了揉肩，低声说道：“回权尚宫娘娘，小女今天奉中殿娘娘之命出宫办差，在宫外奔波了一天，回来后十分疲倦，故而想早些歇息。”

郑尚宫身后跟着内人们，她们互递眼色，在权尚宫身后指指点点。我心里愈发发毛了，高内人究竟犯了何事？权尚宫探出头，直往我的屋子里瞧。我故作不知：“娘娘，小女可曾是做错了什么事？小女今天是第一天入住尚宫院，若有失德之处，还请娘娘指教。”

权尚宫手上似乎捏着什么物件，她紧紧攥着，心不在焉地说道：“你可曾见什么人出入过尚宫院吗？”

我睁大眼睛，摇摇头：“小女回来就歇息了，哦，有就是之前汲水婢给小女送过热水。”

权尚宫身后的内人们沉不住气了：“适才明明有宫女进入尚宫院，娘娘应当进屋搜她一搜。”

形势变得紧张起来，权尚宫提起裙摆脱鞋，一只脚已经踏入我的屋子。我的心当即提到嗓子眼。就在此时，熟悉而威严的声音适时响起：“权尚宫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整个尚宫院乱哄哄的。”

7

原来是吴尚宫，真是一场及时雨。吴尚宫径直进入我的屋子，端坐在外间：“郑内人升任为封书尚宫，今天第一天入住尚宫院，不知可是言行举止有差池，



需监察尚宫调教？”

权尚宫捂着双手，侧坐于吴尚宫身旁：“我来这里并不是寻郑尚宫的不是，而是为了寻人。”

吴尚宫提高了声音：“寻人？寻什么人？”权尚宫压低了声音，凑到吴尚宫耳边。

权尚宫越说下去吴尚宫的脸色愈发难看，我这心里更加捣鼓不止。权尚宫说完，把手中的东西塞到吴尚宫手上，这回我多少是瞧见了，像是一个香包。这权尚宫就拿眼色瞟吴尚宫听候示下。

“权尚宫，依我说，这个事情需慢慢查访。”

权尚宫一脸不解：“娘娘，分明有内人们看到她跑进了这个院子。”

吴尚宫握着香包，沉吟说道：“你查郑尚宫这里，没什么紧要，横竖她年纪轻、资历浅。若你在这里找不出人，该去哪里找？”

权尚宫握着拳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那就查完整个尚宫院，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贱人挖出来，按宫规秘密论处。”一说到按宫规秘密论处，我心里大约猜着情形，这回可真是着急得不得了。

高内人，你糊涂呀！

吴尚宫将香包塞回权尚宫手上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依我说，这个事情需要慢慢查访，尚宫院里所住的尚宫俱是有一定资历的，查哪一位都要慎重啊！权尚宫你说是不是？”说罢，又往门外一指，经权尚宫这么一闹腾，满院子里的尚宫们都纷纷走出内室，隔着观望。

权尚宫手一缩，她先是呆了一呆，当即说：“娘娘说得可不是么？我这里办差，就是略嫌急躁了些。再者说，若匆匆闯进一个宫人，哪位尚宫会无故包庇她。”

吴尚宫笑了笑：“权尚宫未若跟我同到大殿尚宫那里，一同商议如何处置，你瞧着可好？”权尚宫及身后内人无不服的，俱跟着吴尚宫去大殿尚宫处了。

临行前吴尚宫冲我说道：“你今天第一天来，我原想着给你训示的，迟些你到我寝所来吧！若是之后瞧见了什么人，可要从实报来。”我恭谨地点头，目送着众人离去。

直到吴尚宫等出了尚宫院，远远瞧着往大殿方向去了半个时辰，才拉开壁柜门。只见高内人全身是汗，如坐舟中，吓得面色铁青，双眼直白。我气愤之



至，一巴掌摔在高内人脸上：“你，你不要命了。”

这一巴掌过去，她倒像是回了魂，方伏在我身上嘤嘤而泣。她这一哭，我的心又软了，捂着她的嘴，忙瞧着外面：“再哭把人都哭回来了。”这么一吓唬，她当即止了哭声，两只杏核眼红红的，只是默默流泪。

8

我扶她坐好，想着事不宜迟，打发她离开尚宫院回到寝所是紧要：“你穿上我的唐衣，马上离开尚宫院。你到洗衣房去，把唐衣脱下来之后扔在那里，接下来的事情，就靠你自己了。”

说罢，我打开文具匣，将墨汁洒在衣襟上。高内人含着泪，感激地点点头。我拉开门，拿着盆借故打水，在院子里仔细观察了一阵后，回到屋内，吹熄了灯：“快走吧，院子里没人，我这里又是下处。你从侧门溜出去，洗衣房最近，天色擦黑，没人看得清你的脸。到了洗衣房不要惊动任何人，把唐衣扔在浆洗阁子里即可。”

这一夜我胆战心惊的，根本无法入睡，想着那骇人的宫规，不禁毛骨悚然。宫女们数百年来流传着一个秘密的规定：宫女是王的女人，虽然不一定能给王侍寝，但宫女的清白不容玷污。若宫女与男人私通，被发现逮到之后，将由宫女中最高长辈赐附子汤药死，并扔在乱葬岗，对上只是谎报病逝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
高内人是我从小长大的同伴，是我在这个深宫中最要好的朋友，若非如此，我今天不会冒着天大的危险来救她。若是监察尚宫发现她在我寝所，我俱是连罪的。

想到这里我坐起来直擦汗，心里又恨恨的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宫廷里除了主上与东宫，全是宫女子。男人，内侍也算男人，笑话，只有，大殿别监。

难道是跟大殿别监？会是谁呢？高内人会与哪个别监私通呢？

想起还要到吴尚宫那里回话，只得披了件中衣到吴尚宫那里。吴尚宫手枕在案几上，敲着头，她一想问题就习惯这个动作，见我进来，只瞟了我一眼，又继续沉思，我坐在一旁自是不敢惊动，好半晌吴尚才坐直了：“越来越没规矩，穿成这样。”



我一愣：“唐衣出宫的时候弄脏了，下午送去洗了。见您回来急着过来，恕小女莽撞。”

吴尚宫狐疑地打量我：“这么巧，唐衣脏了？”

我像和尚敲木鱼般直点头，她的声音里明显露出怀疑：“难不成，你屋子里适才真藏着人？快说，那人是谁，你如何包庇她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吓得跪在地上：“娘娘明鉴，娘娘若是疑小女，请您这就彻查去，小女如何敢隐瞒丝毫？”

吴尚宫见我脑门咚咚直叩地板，才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好啦，这事你做不来，也不会犯这个傻。”

她凉凉地叹口气：“宫廷的岁月催人老呀！”

吴尚宫板起脸，一脸严厉之色：“有宫人跟男人私通起来。”

“宫里怎么会有男人呢？”我故作不知。

她手敲着案桌：“我早瞧着大殿那些别监们，一双双眼睛整天盯着年轻内人的屁股上下打转。”

见吴尚宫说得这么露骨，我羞红了脸。想到高内人的安危，便顺着她的话问道：“可有查出来吗？”

吴尚宫阴沉着—双眼，她的眼睛大而细长，半眯着眼时像暗夜的猫，十分犀利：“权尚宫这个笨女人，若非是恭嫔，那个出身中人的宫女在后头撑腰，她如何能做监察尚宫这个位置，人给她吓跑了。再者，她今晚查你，摆明不就是查我吗？”

原来如此，无论如何，吴尚宫是不会让她查我的寝所的。我的声音越发轻了：“娘娘，我倒是觉得奇怪了，怎么就说有宫人私通呢？是抓奸在床吗？”

吴尚宫哈哈笑道：“听内人们说远远瞧着御花园里—男一女滚在梨花树下，当时就喊开了，因隔着篱栏要翻进去，倒给这两人逃跑的机会。这—跑急了不是，身上掉下—香包，—路就跟来尚宫院了。”

我连忙“哦”了声，吴尚宫又啧啧说道：“那香包，这些宫女们真是放肆上了天，上头竟然是男女交合的情景，真够大胆呀，死—百次—千次都有余了。丑闻，在我宫廷生涯里，宫女最大丑闻。”说完她又添了句，“你明天去内医院把首医女叫来，再把宫内行首也叫来。”

我缓缓站起身：“这是何故呢？”